



松锦大战中的朝鲜炮手 资料图片

明清战争中的“外籍军团”

为报明朝皇帝复国大恩 朝鲜军民废黜背明国王

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鲜国王恳求明朝皇帝出兵援助。在明朝援军和朝鲜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日军惨败回国,并将虏获的朝鲜王子送还。此时,朝鲜国王已属意传位于光海君,先后多次上表明朝,但明朝坚持“长幼有序,不宜僭越”,直到1608年才同意光海君继位,他由此对明朝心存怨念。

1616年,努尔哈齐建立后金政权。两年后,正式与明朝决裂,发兵袭破辽东重镇抚顺。面对努尔哈齐的挑战,明朝出兵10万夹击后金。战前,明朝令朝鲜出兵助剿,光海君认为努尔哈齐狡诈凶悍,未必能将他剿灭,同时又惧怕努尔哈齐报复,于是采取敷衍政策。后来在明军主帅辽东经略杨镐的严厉斥斥下,光海君勉强派出1.3万军队,前往助战。3月,明军在萨尔浒被努尔哈齐击败。

朝鲜举国上下都感激于明朝的“再造之恩”,不能容忍对天朝不忠。1623年春,光海君的亲侄李尔瞻发动宫廷政变,将光海君废黜,自立为王。朝鲜再度站到了明朝一边。

天主教徒雇兵买炮 葡葡联军保护北京

1619年以后,明朝与后金进行数次大战,明军屡屡败北。已成为天主教徒的明朝官员徐光启意识到必须借欧洲先进武器来改造明军,1620年他从澳门葡萄牙商人那买来红衣大炮。

1621年,努尔哈齐又占领了辽阳、沈阳等东北重镇,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徐光启力荐多造西洋大炮,并组织欧洲雇佣兵参战。他的建议得到批准,随后明朝向澳门发出聘请炮手和购买火炮的檄文,澳门当局将不久前缴获的22门英国造加农炮和23名葡萄牙炮兵交给明朝钦差大臣,这批葡萄牙炮兵也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批正式被中国政府雇佣的欧洲军人。明政府又多次添购大炮,增强了战斗力,后来有11门西洋大炮被调往山海关,18门留在京城。

1629年,徐光启再次奉命到澳门高薪聘请葡萄牙炮师组建中葡混合雇佣军。当年11月,以耶稣会士陆若汉、葡萄牙军官贡萨洛·德谢拉为首的31人炮队携带10门大炮抵达北京附近的涿州,突遇后金军。德谢拉、陆若汉把大炮装上火药和开花弹,堵塞城门,然后向野外试射,炮声如同闷雷炸响,后金军闻声而退。

葡国炮队忠于职守 皇太极险丧命炮口

鉴于明末作战方式变革的趋势,徐光启等人决心将明军建设成一支完全用西洋火器武装的军队。明朝将山东登莱作为培训新军的基地。

当时,精通炮术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和葡萄牙炮兵云集在此。在孙部效力的40余名葡萄牙炮手成立了一支模范炮队,充当明军教官。这些葡萄牙人拿着比明军官兵高几十倍的工资,每名士兵都有一名中国随从侍奉。

葡萄牙雇佣兵到达登莱仅一个月后,就直接参与战事。1631年5月,后金大汗皇太极借道朝鲜,企图夺取明军反攻基地皮岛,孙元化部奉命驰援。战斗中,德谢拉等葡萄牙炮兵将大炮架设在明军水师帆船上,命令明军士兵用鸟枪专打靠近的后金兵和马匹,而大炮则专打后金军的营盘和土墙,后金兵先后被打垮了四次,皇太极也险些丧命。

学生叛乱老师丧命 朝鲜炮手义不攻明

正当孙元化、德谢拉等人积极培训新军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彻底葬送了明朝的军事优势。1631年底,明军悍将、德谢拉的学生孔有德因军中缺食,一怒之下起兵反明。叛军配备320余门仿制西洋大炮,许多人刚接受过葡萄牙教官的操炮瞄准训练,因此一路上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很快打回登莱基地。

城里陷入一片混战。此刻的葡萄牙炮兵本着雇佣军的职业精神,固守炮位与叛军作战。在最后城陷时刻,共有12名葡萄牙人战死,炮队统领德谢拉也被乱兵砍死,另有15人重伤被俘。

1633年,孔有德携带百余门大炮和精通炮术的万余官兵渡海投奔后金,结果遭到朝鲜仁祖派出的水军拦截。大战之下,孔有德侥幸逃脱,被皇太极收留。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并封孔有德为恭顺王,命其出征朝鲜,一番血战后,朝鲜仁祖被迫与清朝订立“兄弟之盟”。

1641年,明清间爆发决定生死的松锦大战。皇太极急命朝鲜征召炮手。朝鲜仁祖千方百计拖延,皇太极一怒之下,将朝鲜亲明大臣押解到沈阳软禁,最终逼迫朝鲜就范。但不少朝鲜炮手在入伍前,感念明朝帮助朝鲜抵抗丰臣秀吉侵略的恩德,给家里写下遗书,在战争中坚持不肯把炮口对准明军。在松锦之战的关键时刻,清军发现朝鲜炮手故意将炮弹打进海里,并在火药中掺水,于是阵斩了不少朝鲜人。后

17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明清两代王朝“山河变色”的时刻,为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明清双方都不计代价地招募和雇佣外籍士兵,使这场国内战争具有某种国际化的色彩。

马桶上指挥战斗的将军王怀庆

民国军阀多有绰号,好听的如吴佩孚“秀才将军”、冯玉祥“基督将军”,唐生智因本人信佛,让手下将士集体受戒,被称为“和尚将军”;贬义的如行盗墓之事的孙殿英被称为“盗墓将军”;曹瑛因年轻时在妓院帮过工而得“茶壶将军”之名。北洋直系老将、徐世昌在军界第一心腹亲信——王怀庆则有一个更不雅的外号:“马桶将军”。

王怀庆 资料图片

行军打仗,可以没枪不能没马桶

世上有怪癖嗜好的人不少,但对马桶情有独钟的人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王怀庆。

王怀庆为何对马桶情有独钟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马桶的亲昵和喜爱实在可称得上是一桩“奇闻”。在北洋政府做官时,王怀庆在北京有个非常豪华的公馆。公馆的门前站立4名手执长矛的武士,馆中亭台山石,多由圆明园迁移而来。此外还有4处花园。但在这个气派豪华的公馆中,王怀庆最爱的房间竟是他用来做办公室的厕所。据说这个厕所是两间小屋,中间设一“大便秘”,下铺细净炉灰,前设办公桌,陈列办公文具。王怀庆常常在便椅上坐数小时,召集属下,处理公务。

马桶之于王怀庆,就像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无论在什么地方,王怀庆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抬着马桶随行。进攻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前冲,他就坐在写着“王”字的马桶上督战。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马桶将军”由此得名。

招兵要选脚上有粪、手上有茧的农民

在北洋政界混迹二十余年,从历史的角度看,王怀庆并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但在当初的北洋圈子里,王怀庆的名声并不像他心爱的马桶那样臭。至少比起那些三五年就树倒猢狲散的北洋军阀来说,王怀庆的部下一直对他忠心耿耿,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归功于他的用人之道。

王怀庆的用人之术很简单,就是非老实人不用。招兵不要城里人和读书人,越是山乡的农民越受欢迎,脚上有粪、手上有茧的老农最好。如果是念过书的,王怀庆肯定不要。进入民国后,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很多,还有很多留过学的,但王怀庆一个也不收。他认为这些书生不好管也不好带。他提拔的人,都是穿了军装的农民。

对这些入了伍的农民,不管作战能力如何,王怀庆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军官都得无条件地忍受他的打骂。据说王怀庆每当要提拔某个人时,往往会无缘无故地当众将此人的痛骂着甚至给一通拳脚,如果此人逆来顺受,不抱怨不委屈,那么第二天委任状就到了。时间一长,这个套路他的部下都摸熟了,只要哪天无故挨了打骂,其他的同僚就会赶紧让他请客,因为接下来就升职了。

因为所招的部下都是老实人,王怀庆的军阀生涯中很少出现部下倒戈的情况,他独特的用人方式令他的部队固若金汤。

作战要选黄道吉日,行军仪仗排场大

王怀庆虽政治军事才能低下,



但作为北洋军阀的“老臣子”,他对袁世凯、徐世昌非常效忠。他曾受袁世凯之命,远征外蒙,迫使外蒙政权取消独立改为自治。但在袁世凯、徐世昌失势后,王怀庆虽依旧身在军界,但已是不得志。在战场上他也无心恋战,由此出现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退却。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令王怀庆军队出战锦州。王怀庆养尊处优,不愿出京,后因朝阳方面军情紧急,不得已才草草出师。

王怀庆挑了“八月十九”这个黄道吉日,专门从德胜门出城,在火车站早有个名叫王得胜的小军官迎接,跑步迎接,口中高喊:“王得胜迎接将军!”王怀庆满意地上车东进。当时奉军攻朝阳猛烈,王怀庆毫不在意,仍按每日60里的常规标准行军。其行军仪仗长2里余,最前是30匹马队,之后几名军官跨马而行,一人高擎“宣武上将军”大红旗,后面一个军官背6支弓箭,还有一个人背负黄缎包裹的大印。之后是身背大砍刀的两名刽子手,最后是王怀庆本人的四抬大轿,王怀庆安坐马桶之上。周围是自己的坐骑,以及一群副官和携带各种随身用具的杂役。

几天的战事,王怀庆节节退败。那时他已无心作战,卫队营和马队等也早早逃往后方。吴佩孚派人来联系,令其反攻。王怀庆推托不肯,跑到宣化、隆化。正值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王怀庆在张作霖的反复劝说下,将部队改编为奉军,自己卸任到了天津。

亦官亦盗,颐和园国宝偷回家

兵败后的王怀庆来到天津,当时的泰华里刚刚建成,王怀庆便住进了泰华里1号的小楼。为官几十年,为人又贪婪,王怀庆的家当自然不少,他在天津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和许多寓公一样,王怀庆也珍藏有很多的文物,但他的文物来历却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他从颐和园中盗窃来的。

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概括王怀庆的身份:亦官亦盗。据他前部的部下赵世贤回忆,在北京时,王怀庆时常利用侦缉队的眼线们假做窃盗,暗入颐和园,将清册上最好的珍宝、名画、贡品等盗出,盗案发生后,再指使人出面负责“追查”,并将事前准备好的赝品掉包换走真品,宣称窃犯捕获,赃物追回,完结此案。真品从此就陈列他自己家中了。因此,王怀庆在天津的家中,就有很多来自颐和园国宝。

王怀庆平时并不轻易将所珍藏之物展示于人。但因关系亲密,赵世贤见到过他藏的晋王献之书十三行、唐孙过庭书《书谱》、唐王维画《江山雪霁图》、唐褚遂良临王羲之《兰亭序》等珍品。赵世贤曾劝王怀庆将这些文物出售,但王怀庆说:“这些东西越存着就越值钱,等将来锡桓(王怀庆的后代)大了,阅历足了,我再卖,给他办个独资的银行。”不料,王怀庆在将这些宝贝运回河北老家的途中,遭到日伪军队和国民党败兵的抢劫、毁坏,所剩无几,这件事让王怀庆几乎精神失常。 苏莉鹏《文史博览》